

郟县泥塑彩绘： 巧手塑百态 执笔绘众生

□本报记者 朱碧琼 文图

掉漆的老式家具、粗糙的水泥地、断了靠背的椅子……走进郟县安良镇丁庄村这间临街而建的房屋，你会不由自主地沉静下来，不是因为这些岁月的痕迹，而是因为扭头那一瞬间的惊喜。

进门右手边，靠墙的绿色斗柜和玻璃展柜上，60余件泥塑彩绘作品自成一个世界：慈眉善目的观音、持刀奔跑的武士、抱笛骑牛的牧童、拄拐远望的母亲……特别是那些身穿黑白红蓝等鲜艳服装的泥人，一个个精致繁复的京剧扮相让人

忍不住按下相机快门。

“红墙半旧粉墙新，泥塑金涂各有神”。这些泥塑色彩浓淡适宜，细节繁简有度，从动作到眼神，个个活灵活现。听到夸赞，74岁的郟县泥塑彩绘第四代传承人李国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些都是旧作，要是拍照的话，去县博物馆吧，我的作品正在那里展出。”

作为市级非遗传承人，李国志50多年来与泥为伴，一块块普通泥巴在他的巧捏把玩中涅槃重生，变成一件件生动的艺术品，助力郟县泥塑彩绘这项古老的民间技艺绽放出夺目光彩。



▲不同时期的苏东坡泥塑彩绘作品 ▲李国志给作品上色

泥塑彩绘历史悠久

“这里的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。”李国志告诉记者，泥塑彩绘是以泥土为原料，手工捏制而成，或素或彩。他指着那个京剧扮相的黄忠泥人说：“你看，这是黄忠，我做的五虎上将之一。”

郟县泥塑彩绘分为大型泥塑彩绘、小型泥塑彩绘和布艺泥塑彩绘三种，这些穿衣服的泥人属于布艺泥塑彩绘，主要以《杨家将》《三国志》等历史人物为主。介绍起自己的专业，李国志表情变得生动，眼中也泛起光彩。即使没有听清楚记者的问题，他依然侃侃而谈。他说，提起泥塑彩绘，很多北方人都会想到天津“泥人张”，很少有人知道，郟县的泥塑彩绘技艺同样历史悠久。

郟县泥塑彩绘源于新石器时期，境内的太朴寨遗址、轩辕钧天台遗址、后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彩陶，经专家考证是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的产物。郟县泥塑彩绘分布在郟县茨芭（古称钧台乡）、安良、薛店、冢头、堂街、城关等乡（镇），后来部分乡（镇）相继失传，1985年至今主要在安良镇丁庄村和茨芭镇齐村传承。因传承宗谱散失，

有记载的是自清光绪年间，至今已传承五代。

百余年的传承造就了独特的艺术魅力，2013年，郟县泥塑彩绘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平顶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

李国志进入泥塑彩绘这一行，一半是家学渊源，另一半则是机缘巧合。李国志的祖父李祥、父亲李振甲都是老手艺人，分别为郟县泥塑彩绘的第二、三代传承人。20多岁时，李国志和朋友一起到禹州市神垕镇做工。当时流行做造型，他试着捏了一些小孩拳头大小的泥猴，晾晒时被老板发现了，老板既惊讶又欣赏。后来泥猴制作完成，被老板放到了烧制好的彩色假山上，瞬间引领了新潮流。“从那以后，神垕街好多假山上都站着猴子”。

从此，李国志一头掉进了泥塑彩绘“坑”里，开始认真学习祖传技艺。可能是与猴子有缘，若干年后，李国志创作的1.3米高的孙悟空塑像烧制成钧器后，被六小龄童收藏。

“现在儿子的水平已经超过我了。”提起儿子、郟县泥塑彩绘第五代传承人李晓伟，李国志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笑得很是自豪。

潜心守艺五十余载

郟县泥塑彩绘工艺复杂，小型的要经过捶、打、摔、揉、制模、翻模、脱胎等几十道工序，大型的更是需要上百道工序。“一件作品从选料到成品，最少需要两天时间。此前我创作的3米多高的大象，用时25天，如今放置在郟县文庙东院的魁星楼。”李国志说，泥塑彩绘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，主要分为取材、塑形、着色三部分。

在取材上，要选择黏性强、含沙少的泥土，淘洗干净用纱布过滤、沉淀、晾晒，然后加入棉花、谷草等纤维增加韧性，才能变成可用的泥料。

塑形是工序中最重要的环节，奠定了整个作品的比例和特点。李国志说，首先要构思好内容，做到胸有成竹，然后借助双手和工具的恰当配合，将构思变为现实。只见刻刀、旋刀、剪刀、镊子等工具在他手中格外乖巧，随着他那粗糙的手

指灵活翻动，或勾或挑或抹或搓，就像变魔术一样，小苏东坡泥人很快有了表情。“上手不难，但需要极大的耐心。人物表情、肌体轮廓、衣纹转折等每个细节，都要细细打磨。”

三分塑，七分彩。泥塑彩绘的着色也称“装窑”，即运用绘画的技法，为成型的泥坯添加丰富的细节。“先上一层底色，以保持表面光洁，便于吸收彩绘颜色。”李国志说，彩绘的颜料要调以水胶，以加强颜色附着力。说话间，李国志拿出颜料为小苏东坡上色，他表情专注，不一会儿，小苏东坡就变得气韵生动。正如东晋画家顾恺之所说的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”，李国志告诉记者，“泥塑彩绘能否活过来，全靠人物最后的点睛之笔”。

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随着古建筑修复工程的增多，李国志经常受邀出去“做活”。他创作的琉璃件猫头、

张嘴兽、二龙戏珠等，远销山西、陕西、山东等地。2014年，他还受邀到陕西汉中市肖家庄教授琉璃瓦工艺。李国志每次外出工作，总不忘寻访请教当地的老匠人，他爱思考、勤琢磨，硬是凭着初小的文化水平，啃下了许多资料。时至今日，他依然坚持学习，“上网、看书、看报”。除了潜心守艺50多年，他还将自己辛苦摸索的“门道”无私地传授给徒弟们。

“经常有人从外地跑来买我的作品。”前两年，市区一所学校买走了李国志的一大批作品。景区的小贩也常来他这里进货。每年春节前后，他的泥塑彩绘都卖得特别好，“北街的，南街的，大家都来买。”李国志说，他的作品曾在省、市级博物馆以及北京的博物馆展出，能够获得大家的肯定，直接或间接地宣传郟县文化，“很有成就感”。

有参与才会有传承

2016年7月，市非遗中心到郟县文庙，对郟县泥塑彩绘进行抢救性录制保护工作，重点采访和拍摄传承人李国志，用现代科技手段全面、真实、系统地建立了传承人档案。

抢救性记录只是手段，传承发展才是目标。如何让古老的非遗手工艺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优雅地“活”在当下，是亟须解决的难题。

李国志说，他曾在三苏园还原东坡中年布衣像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。他还在家中办作品展，吸

引年轻粉丝关注非遗。在郟县博物馆，记者见到了李国志的作品《领到养老金》，一个老汉眉开眼笑嘴上翘，右手竖着大拇指，喜气扑面而来，很有时代气息。还有手持书卷的大眼睛娃娃苏东坡，据说是根据其幼时画像所制，在景区销量不错。这些都是李国志努力契合当代审美、挖掘本土文化而呈现出的作品，“不能让这个社会把自己甩得太远。”李国志说。

“参与是最好的传承。”郟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春艳说，此前该局组织专

业人员深入普查，对郟县泥塑彩绘的发展历史、制作技巧、生存状况等登记造册，并指导其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，来吸引更多人关注、支持、学习泥塑彩绘，壮大从业队伍。“今后，我们还将建立传习所和体验馆，将泥塑彩绘展演搬进中小学校，在青少年中播下希望的种子，使这项技艺得到继承和发扬。”

“只要有人愿意学，我都会教。”李国志说，这是他身为非遗传承人的义务和职责。



形态各异的人物塑像